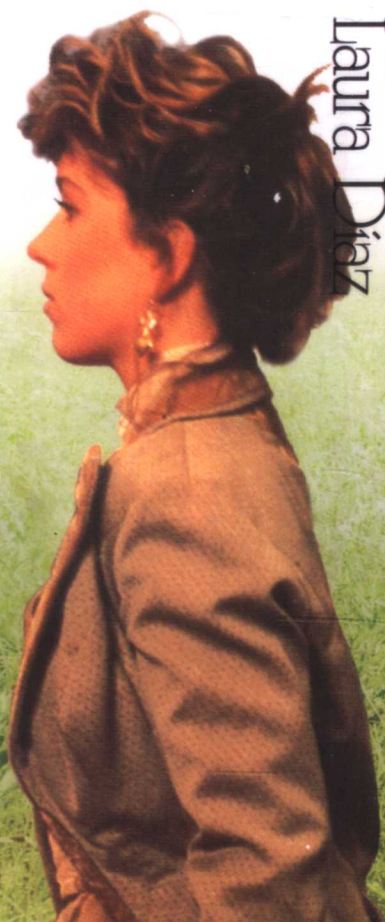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

Los años con Laura Díaz
[墨西哥]富恩特斯 著 裴达仁 译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

[墨西哥]富恩特斯 著 裴达仁 译

Los años con Laura Díaz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 / (墨) 富恩特斯(Fuentes, C.)
著; 裴达仁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5
(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
ISBN 7-80657-791-2

I. 与... II. ①富... ②裴... III. 长篇小说-墨西哥-现代 IV. 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2605 号

Copyright © 1998 by Carlos Fuent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Brandt through Big Apple Tupp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1999-092 号

- 书 名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
作 者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译 者 裴达仁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1999, Alfaguara S. A., España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91 千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791-2/I·580
定 价 29.3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卡洛斯·富恩特斯于1928年11月11日出生于欧洲和印第安两大文明交汇的墨西哥城，祖籍德国。曾祖父因受俾斯麦迫害，远涉重洋来到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种植咖啡。祖父为银行家，后携全家移居墨西哥城。父亲拉斐尔·富恩特斯·博蒂盖尔为职业外交官。卡洛斯·富恩特斯从青少年时代起便随从父母游历了欧美各国。

富恩特斯从小就已显露出文学天赋，他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即在国立智利学院的校刊上发表过短篇小说。1950年，富恩特斯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系毕业，赴日内瓦深造，同时作为墨西哥代表团成员在国际劳工组织工作，开始了外交官生涯，先后出使瑞士、西班牙、法国等地，历任文化参赞、外交部文化关系司司长、驻法大使等职，业余从事文学创作。

1954年富恩特斯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戴假面具的日子》由墨西哥著名作家胡安·何塞·阿雷奥拉创办的当代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入其中的《恰克·莫尔》、《特拉克索尔卡索》等作品，在欧化现代文明的“假面具”下流露出的仍是墨西哥人的民族特性，其将印第安民间传说融入故事情节、将

神话与现实融合起来的手法开始引起读者的注意。

1955年富恩特斯获正式律师资格。同年与友人合作创办《墨西哥文学杂志》，提出“有益于民族的文化才能被接受为世界文化”的主张。

1958年，富恩特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问世。这部小说，正如作家自己所言，是“一个城市的传记，一部现代墨西哥的总结”^①。对当时的读者而言，《最明净的地区》为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一种新的文学风格，而且是一种新的小说模式。其影响之大从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的话中可见一斑：“当领会到在我的周围和在我这一代中间，竟有人以如此自由的方式写出一本小说时，我信奉的一切规律都被摧毁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鼓舞”^②。

继《好良心》(1959)、《奥拉》(1962)两部优秀作品之后，1962年，富恩特斯的另一部长篇力作《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出版。通过“复合式心理结构形式”表现主人公阿尔特米奥·克鲁斯弥留之际的内心活动，时而清醒，时而恍惚，过去与现在、梦魇与现实交叠闪现，追忆了他从贫苦农民到军官，投机革命，混迹政界，钻营欺诈的一生，展现出1910年革命前后墨西哥社会的风云变幻。

富恩特斯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盲人之歌》(1964)、《神圣的地区》(1967)、《换皮》(1967)、《生日》(1969)、《西班牙语美洲新小说》(1969)、《两扇门户的房子》

① 转引自林一安为《最明净的地区》中译本所写的前言，《最明净的地区》，徐少军王小芳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5页。

② 何塞·多诺索，《“文学爆炸”亲历记》，段若川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页。

(1970)、《墨西哥时代》(1971)、《独眼的是国王》(1971)、《我们的土地》(1975)、《堂吉珂德或阅读的批评》(1976)、《水蛇头》(1978)、《遥远的家族》(1980)。上述作品里具有“扇形结构”、包含多种读法的《换皮》和历史与幻想的交响曲《我们的土地》格外受到评论家的重视。

在富恩特斯 80 年代及 80 年代后的创作中,首先须提及的是据称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由小说梗概改编而成的影视剧《月光下的兰花》(1982)、《美国老人》(1985)、《克里斯托瓦尔·诺纳托》(1987)、《甜橙树或时间怪圈》(1993)。《美国老人》是虚构的历史,小说以描写一位美国作家在墨西哥革命时期的遭遇为线索,反映美墨两种文化的冲突。富恩特斯的后期作品还有中篇小说《康斯坦西亚及其他献给处女的故事》(1989)、长篇历史小说《运动》(1990)、文论集《勇敢的新大陆》(1990)、剧本《黎明的仪式》(1991)等。

富恩特斯早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被公认为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利奥·科塔萨尔并列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四员主将之一^①,是使拉美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代表。杰出的文学成就使他赢得了西语世界几乎所有的重要文学奖项:1967 年获西班牙简明丛书文学奖,1977 年获委内瑞拉列戈斯文学奖,1979 年获墨西哥阿方索·雷耶斯奖,1984 年获墨西哥国家文学奖,1987 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奖。据称他是目前诺贝尔奖呼声最高的拉美作家^②。

① 何塞·多诺索,《“文学爆炸”亲历记》,第 84、95 页。

② 陈众议,《20 世纪墨西哥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9 年,第 145 页。

二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1999)是富恩特斯的力作。关于这部小说有评论家写道:“对作家的文学生涯和20世纪末的小说而言,这都是一部具有决定意义的作品,这样说并不为过。”(米盖尔·加西亚-波萨达,《国家报》)。与《最明净的地区》等其他作品相似,书中主人公的命运同墨西哥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小说以劳拉·迪亚斯这位女性为线索,涉及上下六代人的悲欢离合,见证了20世纪墨西哥社会的百年风云,勾勒出波澜壮阔的长篇画卷。作为异时异地的读者,简略地回顾一番有关的历史背景相信对我们会有所裨益:

1876年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1877年5月就任总统,开始长达三十四年之久的独裁统治。经济上大力加强大庄园制,为外国资本敞开大门;政治上,对人民群众进行镇压。1905年布兰科河纺织工人大罢工。1910年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马德罗号召武装起义。广大农民揭竿而起,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萨帕塔在南方高举“土地和自由”的旗帜,潘乔·比利亚在北方组织了一支贫苦农民的队伍,屡战屡胜。独裁者迪亚斯宣布辞职,流亡海外,马德罗就任总统。他上台后却没有满足工人农民关于民主、自由和土地的要求。1913年韦尔塔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马德罗被捕入狱并被害。北方在卡兰萨领导下,南方在萨帕塔领导下,人民再次起义,奥夫雷贡和比利亚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美国武装干涉失败,韦尔塔政权垮台。

获胜后的革命运动分裂为两派,比利亚在塞拉亚败给了卡兰萨派的奥夫雷贡将军。1914年宪政主义者卡兰萨执政,1917年政府颁布了土地法和著名的1917年宪法。宪法规定,土地、河流、矿藏属国家所有,实行土改,实施八小时工作制。1916年比利亚袭击美国村镇哥伦布,潘兴将军讨伐比利亚,入侵墨西哥,次年撤退。1919年比利亚被卡兰萨手下军人杀害。1920年卡列斯、奥夫雷贡和韦尔塔联合政变,推翻卡兰萨政权,同年奥夫雷贡就任总统,实行土改,加强工会组织,委派工会领袖担任政府要职,以寻求工人团体的支持。奥夫雷贡卸任后,卡列斯镇压了韦尔塔的暴乱后任总统,继续土改,发展交通事业,兴修水利,支持工人运动,采取反教权主义措施,镇压“教会叛乱”。后期渐趋保守,对美国让步,修改《石油法》。1928年奥夫雷贡再次当选总统后遇刺身亡。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墨西哥国内经济困难,卡列斯作为实际上的最高领袖,通过名义上的总统对国家进行控制,外交上日益亲近美国。迫切希望迅速改善自身处境的革命者开始腐败。1934年卡德纳斯当选为总统,将卡列斯流放,六年任期内认真执行1917年宪法,进行了一系列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包括积极实行土改,加强全国劳工法,推行国有化政策,先后将铁路、石油收归国有。并将执政的国民革命党改组为墨西哥革命党。1940年,阿马乔继任总统,政治上向右转。1946年墨西哥革命党改名为革命制度党。

1946年,阿莱曼就任总统,积极推动始于二战期间的进口代替工业化进程,政治上排斥左派,加强对劳工运动的控制。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到1964年已增长到近十三亿美元。迪亚斯·奥尔达斯上台后采取铁腕手段进行统

治,这一时期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两极分化严重,加之古巴革命的影响,政局日趋紧张。

1965年墨西哥城五十九家医院和四十八家地方医院罢工二十八个月后遭镇压。1968年又爆发了学生运动,政府采取高压政策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国立自治大学和国立理工学院7月30日成立了全国罢工委员会,提出惩办警察头子、政府承担暴行责任、释放被捕学生和政治犯、解散防暴警察部队、废除宪法第145条及附加条文等要求。抗议群众多达四五十万人。10月2日,满载军警的坦克和装甲车包围并袭击三文化广场集会的群众,造成三百二十五人死亡,两千人受伤,两千余人被捕,即历史上有名的特拉特洛尔科大惨案。

1970年新总统上台后进行了政治改革,释放被捕师生,经济上试图使更多的人分享发展成果。80年代墨西哥经济经历短暂的“石油繁荣”后持续衰退,政局不稳,几经调整与改革,90年代初产生明显好转,但过分依赖外资等一些問題依然存在。

三

在《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中作家富恩特斯又一次将某个特定人物的遭遇与一个国家的一段历史相结合,以小见大,以一总万,所谓“见一叶而知秋”。这里需要提及富恩特斯关于文学与历史的一些观念和想法,他曾说:“每一部小说都必须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必须建立在历史的基础

上,同时又高于历史。”^① 富恩特斯借《我们的土地》中一个人物胡利安之口说过:“不要轻信任何人,更不要轻信编年史。因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为短暂而垂直的时代建立合乎逻辑(而非真实)的轮廓。这里的历史是循环的、模糊的、不可穷尽的(因而也是永恒的)。”^②富恩特斯看重历史的模糊性,以此来反对一切有意无意中简单、片面地将历史“合理化”的做法,他满怀激情地描写重大历史事件中具体人物的悲欢离合,为白纸黑字的历史提供一种有血有肉的个人版本,致力于挖掘历史中隐藏沉寂的许多声部,在他看来,这些代表着一种更大的真实,其中包含着“昨天的神话,今天的史诗,明天的自由”(《我们的土地》)。

从《好良心》、《最明净的地区》到《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再到《换皮》、《我们的土地》以至更后期的创作,富恩特斯一直进行着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探索。劳伦斯、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以及多斯·帕索斯等作家都对他有所影响,这也是许多评论者早已指出的事实。在《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一书中,尽管对景物声、色、香、味的精微描写令人想起巴尔扎克或加尔多斯,过去与现时的交替变幻使人想到福克纳,对人物心理的深邃刻画与洞察会使读者联想到乔伊斯的意识流,然而最吸引我们的已不再是什么令人目眩的新奇技法,也许是步入古稀之年的作家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洗尽铅华的境地,惟有“拉丁美洲式的巴洛克”色彩依然存留,放肆而不失节制,绚丽亦兼备平实,似乎

^① 《今日西班牙语小说》,原载《伊维亚美洲杂志》1981年第47期,第31页。转引自《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第140页。

^② 《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第141页。

非此不能表现墨西哥乃至拉丁美洲丰富深沉的现实。

正如何塞·多诺索谈到《最明净的地区》时所说：“富恩特斯……的的确确把目光投向外部、投向社会及社会问题、投向历史和人类学；但是，另一方面，在寻求自我的人生探索方面，他的眼光又转向了内部，投向了正在观察和写作、同时对自己的眼光和写作进行批判的个人。”^① 面对 20 世纪壮观而惨烈的现实，各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信仰归宿之间的冲突和幻灭，无数个体难以估量的鲜血和眼泪，富恩特斯的文学是一种记录，一种反思和一种“质询”，但却没有回答。

在《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里，将要与读者邂逅的是一段求索与皈依、痛苦与激情、背叛与饶恕的个人心灵史，一部政治、历史、宗教、思想、艺术包罗万象的恢宏史诗，二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为我们打开了又一扇了解今日的墨西哥与墨西哥人的交流之窗。

富恩特斯熟谙多种西方语言，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行文中常有法文、德文、英文词汇和墨西哥及拉美方言口语出现，又加上小说涉及墨西哥、美国、西班牙多国历史及各地风物，译文中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译者

2002 年春

^① 何塞·多诺索，《“文学爆炸”亲历记》，第 32 页。

目 录

第 一 章	底特律:1999 年	1
第 二 章	卡特马哥:1905 年	11
第 三 章	维拉克鲁斯:1910 年	42
第 四 章	圣卡耶塔诺:1915 年	63
第 五 章	哈拉帕:1920 年	94
第 六 章	墨西哥城:1922 年	116
第 七 章	索诺拉大街:1928 年	138
第 八 章	改革大街:1930 年	160
第 九 章	洋际火车:1932 年	177
第 十 章	底特律:1932 年	203
第十一章	索诺拉大街:1934 年	227
第十二章	水藻公园:1938 年	247
第十三章	巴黎咖啡馆:1939 年	271
第十四章	各地,个地:1940 年	293
第十五章	罗马区:1941 年	320
第十六章	查布尔特佩克-波朗科区:1947 年	344
第十七章	兰萨罗特:1949 年	373
第十八章	索诺拉大街:1950 年	398
第十九章	奎尔纳瓦卡:1952 年	418
第二十章	特博斯特兰:1954 年	441

Los años con Laura Díaz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

第二十一章	罗马区:1957 年	477
第二十二章	里约热内卢广场:1965 年	511
第二十三章	特拉特洛尔科:1968 年	532
第二十四章	罗萨区:1970 年	541
第二十五章	卡特马哥:1972 年	562
第二十六章	洛杉矶:2000 年	572

第一章 底特律:1999 年

我知道历史,却不知道真相。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谎言。我来底特律是为了拍摄一部关于墨西哥壁画家在美国的电视纪录片。说心里话,我对拍摄这个曾是第一座汽车之城的大都市的衰落更感兴趣。就是在这座城市里,亨利·福特拉开了汽车批量生产的序幕,从此这种机器比任何一个政府都更牢固地控制了我们的生活。

1932 年,墨西哥艺术家迭戈·里维拉^①应邀前来装饰底特律艺术学院,当年这座城市的影响力从中可见一斑,而今,1999 年,我在这里,官方名义上是为了完成一部关于里维拉和其他墨西哥壁画家在美国的电视系列片。这部记录片将从底特律的里维拉开始,然后拍摄加利福尼亚和达特茅斯的奥罗斯科^②,之后派我到洛杉矶寻找一幅西凯罗斯^③的神秘作品,以及里维拉的一些失传之作:洛克菲勒中心那幅因为在上部出现了列宁和马克思而备受非议的作品,还有新学院的组画,这几幅大型的镶嵌画同样不存于世了。

① 迭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画家。“墨西哥壁画三大家”之一。

② 奥罗斯科(1883—1949),墨西哥壁画家,与里维拉和西凯罗斯并称“墨西哥壁画三大家”。

③ 西凯罗斯(1896—1974),墨西哥画家。“墨西哥壁画三大家”之一。

这就是我所承担的工作。我之所以坚持在底特律开机,是有原因的。我想摄下一个伟大的工业城市的废墟,作为我们生活着的这个恐怖的 20 世纪当之无愧的墓志铭:我既不是为了警世,也不想记录贫困和畸形启迪后人,更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我是一名摄影师,我既不是神奇的塞巴斯蒂安·萨尔加托^①,也不是威严的黛安·阿布斯^②。如果 I 是一名画家,我情愿拥有安格尔^③那无忧无虑的透明和培根^④内心的痛楚。我曾试图作画,但没有成功。我并没有屈服。我认为镜头是我们这一时代的画笔,我在这里受雇去完成一个目标,但是当前——我预感到——是为了实现另一个全然不同的目标。

我起得很早,想在摄制组到达迭戈的壁画以前做好准备工作。这是 2 月份的一天,早晨六点左右,我等待着黑暗,我守望着它。然而这漫漫长夜让我心神不宁。

“如果您想购物或者看电影的话,旅馆可以派专车接送。”前台告诉我。

“商业中心离这里不过两个街区。”我又好气又好笑地回答。

“我们可不想担责任!”侍应生虚伪地笑着,他长相平庸,没有什么值得记住。

这家伙不知道我要去很远的地方,要去一个比商业中心远得多的地方。我将无意中到达这满目疮痍的地狱的中心,我快步疾走,把像一面面镜子一样堆聚在一起的摩天大

① 塞巴斯蒂安·萨尔加托(1944—),巴西摄影家。

② 黛安·阿布斯(1923—1977),美国摄影家。

③ 安格尔(1780—1867),法国画家,古典主义画派最后的代表人物。

④ 培根(1910—1992),英国超现实主义画家。1932 年转向超现实主义,曾描绘一些极度痛苦的形象。

楼甩在身后，——这是一个为抵御野蛮人的进攻而新建的中世纪的城市——十余个街区过后，我便消失在这片遍布垃圾堆的贫瘠的土地和黑暗的荒野中。

我每迈一步，——由于持续的黑暗，这每一步都是盲目的，因为我惟一的眼睛是镜头，我是一位现代波吕斐摩斯^①，我的右眼贴在莱卡相机的单目镜上，左眼紧闭，仿佛盲人，我的左手前伸，如同一只警犬，摸索着，有时双脚磕磕拌拌，有时深陷进一种闻不到又看不见的东西里，——陷入一个不但持久而且再生的黑夜中，在底特律，黑夜生生不息。

突然，照相机在我胸前跳了一下，我感到光圈干涩的撞击——这里有两个光圈，一个是我的，另一个是莱卡相机的——我的感觉更加深刻了，笼罩着我的并非冬日黎明前的漫漫长夜；想像使我懂得，那也不是新生的黑暗，白昼不安的伴侣。

这是持久的黑暗，与城市不可分离的黑暗，是它的伴侣，它忠实的反映。我兜着圈子在一片灰色的旷野中央沉思，那里水洼遍布，胆怯的步履踏出转瞬淹灭的小径，光秃的树木比战后的景致更加幽暗。远方，荒废的房子幽灵般若隐若现，上世纪的住宅屋顶破烂不堪，倒塌的烟囱，残破的窗户，斑驳的门廊，支离破碎的大门。有时，一棵干枯的树木温柔又轻佻地接近满是尘垢的天窗。一把摇椅孤独地摇摆着，发出伊伊呀呀的声音，使我隐约想起了记忆中的其他时刻……

这孤独的田野和寥落的山丘，重现了我学生时代的记忆，我的双手拿起相机，而我思想的相机在咔嚓咔嚓回放

① 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

着,墨西哥城,因河而闻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海而闻名的里约,混账的加拉加斯,可怕的利马,没有神圣信仰的波哥大,和无可救药的圣地亚哥^①,在这个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这个汽车之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这个流水作业与最低工资的摇篮,就在此刻,我拍摄着我们拉丁美洲城市的未来。一切都是我拍摄的对象,一辆辆旧车被遗弃在最为荒凉的牧场里,突然出现的街道洒满了碎玻璃片,零售店闪烁的灯火……那里卖的是什么?

在这座巨大漆黑的坟墓中,这些惟一光明的角落里卖的是什么呢?带着几分疑惑,我走进了一家小店,想买一杯冷饮。

像天色一样灰暗的一对夫妇看着我,他们眼神里交织着嘲弄、顺从与邪恶的好客,他们问我要什么,并且告诉我,这里什么都有。

我有点不知所措,也许这是一种习俗,但我还是用西班牙语要了一杯可乐^②,他们愚蠢地笑着说:“我们迦勒底人只卖啤酒和葡萄酒,”男人说,“可不卖毒品。”

“还卖彩票。”那女人补充说。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回到旅馆,换下那双被忘却的污秽弄脏的鞋子,我看看表,就要开始第二天的拍摄了。摄制组在大堂里等我。准时不仅是我的好名声更是我服众的法宝。我一面穿衣,一面看着窗外的风景,在底特律,这个既属于基督又属于真主的城市,阳光照在摩天大楼和清真寺

① 原文中连续出现了数处双关语,如“河流(rio)”与“里约(Rio)”,“混账(carajo)”与“加拉加斯(Caracas)”,阿根廷、智利、古巴都有叫作“圣菲(Santa Fe)”的地方,这一地名的字义即“神圣信仰(fe santa)”。

② coca 亦可指可卡因。